



阴 阳 魔 功

(上)

青云子 著

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

晴空万里，苍穹蔚蓝，忽而传来几声悲切鸟鸣。

那草原尽头高岗处，正坐着一个满脸络腮胡子的壮汉。他静坐着，两眼祥和而漫不经心地瞧着，偶而也瞧瞧山岗下离他不远的马群。马儿自在吃草，看不出有一丝被羁束，然而它们总是有意无意往那人瞥瞥眼，仰仰头，流露出一种好似与他相默契传情。

那人本来悠闲，猝然间心头一惊，那目光已凝聚成两道寒光，雷电般射向右方天空。天空仍是一片碧蓝，他直立而起，双手猛地捏紧。

淡淡鸟鸣声已传来，竟是如此熟悉而扣人心弦。

“鹰儿……”

那人声音低沉，他高挑身躯挺立许久，青旧衣衫无风自动，宛若一尊百战天神。

鹰儿终于在天际出现，见着那人，也似惊喜，叫声更急切。一个旋飞，追向那人，恨不得赶快飞抵他手中。

“鹰儿！”

那人看鹰儿飞来，凌空一个飞掠，暴蹿十余丈高。他电光石火般揽向空中黑鹰，来不及回落地面便惊叫道：“鹰儿，你受伤了？”

鹰儿抿抿嘴角，想说什么，但不用它说，那人早已瞧见它左翅肩头插着一支银亮短弩。整只翅膀变得僵硬，显然受伤已久。

那人又惊又急，赶忙一窜身抓住鹰儿将银弩抽出折断。鹰儿虽痛苦万分，却不呻吟一声。

银弩抽出，那人才飘落地面。他很快拿出药粉，敷住鹰儿伤口。他发现从鹰儿伤口流出的血有毒。

“那银弩有毒？”

他正想用其他方法治疗。鹰儿忽而急切尖叫，振翅欲飞。

那人一愣道：“鹰！你不让我救！”

鹰儿趁他一愣之，他手中，在高空盘旋鸣叫。

那人嘴角已抽动，他明鹰儿的意思，喃喃念道：“大哥有难，否则他不会把鹰儿放回来……”

鹰儿见他已然会意，音调突变，又催促那人赶快前去救人。

那人当机立断：“鹰儿，北飞十五里，在我住处有药。”

鹰儿叫了一声，会意而去。

那人心知耽搁不得，一声长啸，声震千山百岳。

啸声刚起，那群马匹犹如通了电一般，腾立而起，狂嘶大喝，拔蹄就奔，轰隆隆往山岗下一条泥路疾驰而来。

那人向鹰儿招招手道：“鹰儿保重！”

整个人飞身而起，直往岗崖落去，扑向马群。他跨上一匹黑马，顺着日落方向飞奔而去。

“双鹰盟”乃是位于上江流域荆山附近的一个小帮派。全帮仅有二十来人，只守着“多宝湾”这个小渡口，作些转手生

意。谈不上什么富裕，只能算得上小康，加上帮主银海淡薄名利，江湖名气也不大，十数年来倒也相安无事。

然而，十数年后的今天，却有人动上了“双鹰盟”，并且还明目张胆地换下双鹰盟旗帜，挂上了五爪的蟠龙图。分明是把双鹰盟吃定了——事实上，双鹰盟被人短短一天之内吞掉，在江湖上并无引起多大震撼，就如大象踩死了一只小蚂蚁。

然而，有一个人却是例外，他正是从大漠赶回来，银海帮主的认养兄弟——银河。

没人知道双鹰盟，为何叫“双鹰盟”？更没人知道，双鹰盟除了鹰神银海之外，还有这么一位让人闻风丧胆的人物。

“战神”银河，在大漠早已风闻，一夜之间斩杀漠北七鬼，七鬼看去全死在自己兵刃之下，似乎是自杀。

大狂谷拼战号称大漠第一高手的魔眼三邪钟白邪。横行江湖七十余载，从未见敌手，谁知道却莫名其妙地被宰杀了。天下武林对于宰掉钟白邪的高手，非常惊奇，甚至传闻大概是神仙吧。

其他诸如大破幽灵帮，血战天堂谷，力救登羊城，哪一段不是让人津津乐道？是以关外武林同道才赐他这个外号，真正知道他和他的名字的人却少之又少。

谁又知道双鹰盟除了一只鹰神，还有另一只猛鹰——战神？

银河骑着黑骠马，连赶三天三夜，直落荆山多宝湾，乃至熟悉的古老庄院。他心情激动万分，原来庄前旗帜已换，显然他已来晚了一步。

他咬紧牙关，闷声不响，抽出一把像弯刀却较直些的短

刀。双腿猛夹马腹，马儿长嘶，宛若天雷，轰向庄院，人马一体直向门扉撞去。

门前守卫似已觉察有人撞来，还不晓得是怎么回事，只见眼前一晃，早已死于马儿蹄下。

银河冲过守卫，策马又踩木门，砰然一响，木屑纷飞，人马已闯入内院。眼看十数人慌慌张张围过来。

银河连看也未看一眼，短刀挥舞，有如天空一轮明月旋转。银光过处，只见得断刀碎剑夹着血肉横飞，喷红了天空。黑驃马已飞跨过去，十数人一招不到就身首异处，命丧黄泉。

银河冲向前院，忽见院厅内有人闪动，立即喝声暴起，飞蹿高空，接住刚才旋飞出去的短刀。一个倒贯，流星殒石般倒冲屋顶，轰叭一响，瓦碎屋裂。他已贯入内厅，短刀一横，架向一名四旬中年人的脖子。那中年汉子哪敢再动，吓得一脸苍白，早已不知魂魄飞往何方。

银河冷沉道：“你是何人？”

那人好不容易挤出颤抖声音：“在下柳三……”

“何帮何派？”

“霸英堂，第四分堂香主……”

银河目光一缩，道：“霸英堂？”

有点疑惑，尤其是外面旗帜，虽然霸英堂也是以蟠龙为图，却是青色，也未长翅膀，更非加上了金色鳞爪。

柳三见他似有惊异，又想及霸英堂雄跨北六省，声势早已凌驾天下各派，宛若武林之尊。任何人也未敢与其匹敌，自己又有何惧？想及这些，胆子不由大了许多。

他瞧向银河，见他满脸腮胡，虽然眼睛炯炯凌厉逼人，却

也只不过二十岁上下，任他有多能耐，武功练得再好，就算打娘胎里习功练武，又怎能比得上自己堂主高明？又怎敢和本堂主作对？已然在轻视对方。

他冷傲不屑道：“你是何人，胆敢与霸英堂作对？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。”

银河似乎不愿把精力花在此人是否隶属霸英堂上——既然接上“梁子”，任谁也得拼上一拼。

“说，双鹰盟主人在何处？”

银河声音冷漠，柳三却不理他，冷笑道：“他在哪里，你管……”

“不着”两字尚未出口，银河已划下短刀，切得他脖子血光暴闪，最少切出一道七寸长的伤口。

柳三丢了魂般尖叫，本已发白的脸，现在变得铁青，没想到对方完全不买霸英堂的帐，这刀是白挨了，老命要紧，哪还叫得起来？

银河再逼问道：“你说不说？”

“我……我不知道……”

银河短刀又扬，柳三吓得尖叫，滚退墙角。

“我真的不知道，我只是接到命令，前来驻守此地。昨夜才来，到此还不到一天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”

银河目光犀利地盯着他。柳三急忙又道：“也许他在分堂，也许在总堂……大概差不了哪儿，您可以到分堂去找……”

“分堂在何处？”

“襄阳城西……”

银河心想他乃小喽罗，知道事情有限，问不出什么名堂。

还好，总算有了线索。只要大哥真的在他们手中，自能要得回来。

他冷峻地说道：“传话你家当家，如果鹰神全家有损一根汗毛，休怪我血洗霸英堂！”

话方说完，头也不回，步向厅外。跨上黑骠马，直奔襄阳。

柳三见他走远，惊魂不定道：“世上怎会有这种凶神恶煞？”

想及银河一招不到就把自己十几名手下杀个精光，若是晚了一步，他杀向襄阳分堂，那还得了？愈想愈怕，顾不得裹伤，夺门而出，传送消息去了。

然而他传得再快，也没银河那匹黑骠马跑得快。

短短三天不到，银河已势如破竹，挑了霸英堂七处分堂，仍然找不到银海踪迹。银河如此挑去，无非是想逼得霸英堂知难而退，至少可以先保住大哥性命。

银河一路北上，挑向洛阳分堂。此时出现分堂的不是分堂主黑如来洪玄，而是一位二十上下，英气逼人，一脸傲气的白面书生，他正是霸英堂少堂主向展天。

他背手而立，等着银河到来。那份悠闲，如猫捉老鼠似的，总流露几分不屑和自信。

银河也已到来。洛阳城车水马龙，不易放马，在城外，他便将马儿放开。奔驰多天，也该让它好好休息。

方走近霸英堂分堂，银河见门扉并未关闭，便大步前行。

向展天发现有人前来，心中一惊，虽不觉害怕，但对这位连挑七处分堂的高手，他倒是有心会他一会。

银河跨进门，向展天傲然一笑，说道：“你就是连挑霸英堂

七处分堂的野人莽夫？”

银河一身青布衣本已破旧，再加上几天奔波，却如野人无异。不过那股冷森霸气可未减半分。面对向展天那副高傲，他根本没放在眼里，冷漠道：“交出鹰神，否则，这就是第八处。”

向展天冷笑，眼睛本就不大，现在又笑得眯成一线，倒也露出几许奸相。

“你已挑了本堂七处分堂，本堂还未找你要回公道，你反而恶人先告状，咬起我们来了？”

银河似已不想多费口舌，一个箭步，就想拆了此处。

向展天没想到此人如此冷漠，连话也不肯多说，眼看他即将逼近，自己只好迎了过去，讥笑道：“凭你也敢跟霸英堂作对？”

扇子不知从何处抽出，直往银河面门点去，向展天也想一招分胜负，才能显出功力不俗。用的正是家学秘功“霸天玄功”，风随扇走，尽其威猛地攻向银河。

银河面无表情，眼见来者功力不弱，招势巧妙，一眼已看出此功来历，似也知此招弱点。

只见那扇尖离自己不及半尺之际，他才出手往扇尖挡去，他如此应招，在向展天眼中看来，无异是自寻死路。就如肉掌挡向尖刀，哪有不被刺穿的道理？事实上向展天也想以扇中暗藏的尖刀刺向银河肉掌。

眼看即将得逞，向展天已得意冷笑道：“你找死！”

话未说完，说神奇，倒也让人无法想象，就在掌刀交会的刹那之间，银河右掌快得匪夷所思，本是平掌相向，只见得手掌往下一拉，正好以食中两指夹住刀尖，轻而易举化去向展天

的招式。

向展天大为惊骇，没想到一交手，自己兵刃已受制于人，这无非告诉自己，功力仍差对方一大截。然而他并未这么想，也不甘心这么想，直认为自己是一时疏忽。

他头脑也不笨，反应也灵敏，眼看对方夹向自己扇刀，他冷笑一声：“是你自找的！”

手掌再捏，霎时扇中十八把尖刀全然吐刺而出。他想银河只顾抓住一把，在快速突发之下，必定逃不过其他十余把利刃穿手。就算他放开，利刃更能喷射而出，更够他受的。

谁知他想的挺美，可事实上并非如此。

银河指尖猝然感到有东西刺出，心知对方施展诡计，如若自己松手，正好着了他的道儿。在千钧一发之际，他只好猛吸真气震向扇刀，砰然一响，钢铁的利刃竟然被震断，就连扇子也被震得四分五裂。吓得向展天赶忙松手，神色茫然地望着飞散开来，掉落地面的烂扇子。

这正是银河深藏不露的“蟠龙一气”，能逼气成形，无坚不摧，和少林“达摩真气”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
向展天看不出来，黑如来可看出少堂主不是来人的对手，一声喝令，一马当先已打向银河。

他掌法浑厚却未见凌厉，自称为“如来神掌”，却非少林寺嫡传，江湖中人调侃说是“如来鬼掌”，是如来又是魔鬼，阴阳阳阴，颠颠倒倒，变来变去，变得什么也不是。不过那股狠劲儿，若非绝顶高手也甚难应付，所以他才能镇守洛阳分堂，受到霸英堂的重用。

银河见他扑来，素闻黑面如来行径乃属侠中之人，出手也

留了情，以掌还掌迎了过去，轰叭一响，黑如来被逼退三尺余，并未见受伤。

此时向展天瞧及黑如来能跟银河战个五六回合，再加上自己，自该能将他制服。最重要的是一招败落的怨气使他难以咽下。冷笑一声，也迎掌出击，旋起一阵腥风，他右掌已泛淡青，快捷地抓向银河后心。

银河早已感觉背面有人袭来，也知道是向展天。冷漠一笑，头也不回，斜飘左侧，右掌已往向展天切去，动作极为潇洒从容。

岂知向展天冷狂暴虐地叫道：“你死定了！”

银河但觉他举止反常，又闻及淡淡腥风。敏捷的他已感觉不妙，复往其手掌瞧去，虽然向展天出手甚快，而且有意隐瞒泛青手掌，但仍未逃出银河目光，只见得泛青手掌之中挂得五片血红指甲。

银河不禁惊叫：“索命鬼指！”

他哪还敢用手去挡，赶忙收手，连退数步，想躲过毒指。

“太慢了！”

向展天一声冷笑，趁银河掠退之际，抓他不着，只好掐断中指指甲，当暗器射向银河手掌。

银河眼看无法闪躲，只好抽出短刀，准备指甲射中何处就砍何处。

情急之中，他可不愿平白丢了一只右手或手指，勉强避过要害，硬是让血红指甲钉向手掌外缘。

指甲嵌肉“哧”的一声，已冒红烟，银河当即将肉给切下两三分。看似很少，不过拿手掌来比，恐怕有五分之一吧，痛得他

眉头紧锁。

那片肉尚未落在地上，早已化成红烟。银河顾不得裹伤，掠身侧飞，躲开红烟，再一个反蹿，快逾电火般倒劈向展天。冷森道：“好狠毒的家伙，留你不得！”

一掌劈出，把正在得意的向展天劈出丈余，撞在墙头，鲜血狂喷，看来伤得不轻。

银河并未罢手，箭步一跨，又想劈死他。

黑如来怎能让少堂主命丧于此，奋不顾身地疾扑上去，道：“休要伤我少堂主。”

银河见他撞来，掌劲一推，轻而易举将他逼退，去势未停，仍旧欲望向展天。

向展天吓得面无血色，后退无门，就算有门可走，他也无力可逃。第一次他感觉到死亡的恐惧，竟然是如此可怕。

就在千钧一发之间，厅内传来声音：“要鹰神命，就快住手。”

此语一出，果然震住银河，他再如何疾恶如仇，也不敢拿大哥性命来开玩笑。

他止住了手，转眼往厅门瞧去。那人坐在轮椅上，长相和向展天差不多，只是比较清瘦，也比较斯文，尤其是眼睛闪烁晶亮，似乎充满了智慧。他乃是霸英堂堂主向封侯的残废儿子，向展天的弟弟向展文。

银河见他身坐轮椅，心神一凛。对于身心残缺者，他总是有一分怜惜，一分关爱。然而此时敌我对立，他不得不冷眼相看。

“你是谁？”银河问。

向展文冷静道：“他是我哥哥。”指着向展天。

银河点头：“原来是霸英堂少堂主。”凝目瞧了过去：“照你所说，鹰神真的在你们手中了？”

向展文冷色道：“在下一来不会武功，二来又未涉足帮中事，在不在，自是不能知晓。我却知道你若杀了我哥哥，很有可能我爹爹也会杀了鹰神，我是说如果鹰神在本帮手中的话。”

银河早已明白过来，冷道：“我本不想杀他，可惜他练了三十年前毒害武林的魔女——索命红娘的鬼指。若这武功再留在世上，将会有多少人遭殃？”

向展文摇头：“我不懂武功，我也不能看着你杀害我哥哥，你若通情达理，你就暂时先放我哥哥一马，有什么事，到我爹那里再说好吗？”

银河心想，找人家小孩而不找大人，传出江湖也未免挂不住面子。纵使向展天练了毒功，也得等他老子来了再说。

他道：“见你爹可以，不过你哥哥得留在我身边当人质。”

向展天闻言怒道：“放屁！本少爷岂能由你摆布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又牵动伤痛，鲜血涌向咽喉，他硬把鲜血给逼了回去。

银河并未理他，冷冷地道：“你爹在何方，我立刻去见他！”

对着向展文讲话，左手弹出指劲，已点倒向展天，省得他插嘴乱说。

向展文欲言又止，随即说道：“我哥哥伤势颇重，恐怕无法让你扣着奔波，倒不如你等在这里，我派人去把我爹找来，如何？”

银河道：“随你，最好也把鹰神一起带来。否则后果未必是

好的结局。”

向展文点头道：“我会把你的话传到。”

随即转向黑如来道：“洪堂主，就麻烦你走一趟吧。我行动不便。”

黑如来急道：“不行，要是属下离去，留下少堂主……”

向展文道：“放心，要是他想出手，你我现在还有命在？你快去快回，别误了我哥哥治伤才好。”

黑如来想想也只好遵照向展文的意思，道：“属下这就赶去。”又转向银河道“冤有头，债有主，希望你别找小孩出气才好！”

银河道：“我如此，也希望你们如此！”

黑如来见及银河英气凛然，实非凶神恶煞之流，也不知为何会跟他为敌？否则必能交谈一番，何等快哉？他暗自一叹，不自觉地对银河拱拱手，掠身而去。

银河暗自叹息，毕竟世间有许多无奈之事无法避免。

目光送走黑如来，也不瞧在场所有人一眼，抓着向展天走向厅院左侧走廊，将向展天靠向墙角。自己也坐了下来，检视一下伤口，还好，血已淤结，不再渗流，他拿出金创粉涂向伤口，一阵清凉，痛楚也好了许多。

想到方才中毒那幕，心有余悸，不知向展天哪来这门功夫？凝眼瞧向他手掌，虽然有点青，却未像方才那般青得厉害，倒是有点像淤血。至于指甲早已褪了血红，转来淡淡紫白，哪还像方才要命的血红？然而他中指那段少了一截的指甲可假不了。更加让银河相信他练了这招毒功。

银河搜寻着记忆，想勾出三十年前有关索命红娘的事迹，

却也一直无法想起她如何将此毒功传入武林，又被向展天所获得？

想着，想着，忽然他觉得有人逼近，转眼瞧去。向展文手拿一瓶药物，推着轮椅一步步转滑而来。

他恳求道：“容我替哥哥治伤可好？”

银河瞧瞧他，同情地点点头道：“你治吧！”

向展文不懂武功，说是治伤，也只不过将瓶中药丸喂入向展天口中而已。喂服完毕，目光转向银河，眼中流露出几许兴奋和好奇。他默默地瞧着银河，见他满脸腮须，几乎将脸庞给掩去，但那深而浓的眉头，高挺耸拔的鼻尖，隐隐泛出英气，那股气息，就如一头蛰伏的猛兽，随时会暴发出一种让人无法抵挡的魔力。

他瞧了又瞧。

银河早已知道他在瞧看自己，只是他瞧的实在太久，心头警惕油然而生，也张眼瞄望向展文。目光谈不上犀利，他实在不愿对一个残缺之人施予眼色。

尽管如此，也把向展文瞧得脸红。向展文急忙道：“对不起，您英气过人，在下不禁流连……”

银河见无异样，又把眼皮合上，反正眼睛长在他脸上，他爱瞧谁就瞧谁，谁也管不着。

向展文见他没反应，心神定了不少，沉静半晌，又问：“大侠你跟鹰神是何关系？”

银河睁眼瞧他，随后又闭上，似已懒得回答。

“我记得双鹰盟除了鹰神一家，并无其他人……”

“大侠你方才所用的那招……我是说你用以震断我哥哥

手中扇刀的那功夫可叫做‘蟠龙一气’，否则又是何种功夫？”

“大侠，您是属于何门何派……”

向展文有意无意地隔一断时间即问一些问题。可惜银河好像老僧入定，一句话也未回答，问得他甚是没趣。

从正午直到深夜，银河一动未动，第二天午时，霸英堂当家的向封侯和老二焦三绝、老三童震山才跟着黑如来风尘仆仆地赶来了。

向封侯年约六旬，身材魁梧而有点发胖，头发灰白而稀疏。本是国字脸，此时也因发胖而变成较圆脸形。不见腮胡，只有两条灰白眉毛要比常人长约四五分，脸上仍算祥和。

焦三绝年龄和向封侯差不多，身材矮了七寸，也瘦了许多。不过他仍是一头黑发，留有短髭，倒有点文人风范，一手“三绝剑”更是天下少有敌手。

童震山较为年轻，五十上下，身材更壮，犹如一头蛮牛。和黑如来一样是光头，一身横练金钟罩铁布衫，刀枪不入，看似有点憨相，却粗中有细。只是脾气较为暴躁。

方进入分堂，童震山便声如洪钟地大吼道：“何人胆敢动上霸英堂，看老夫如何踩扁你！”

声音未落，他已发现在走廊正立身而起的银河，哈哈狂笑，人也扑将过去。

“三堂主……”

向封侯、焦三绝异口同声想阻止，却已过慢，只好快步抢前以拦人。

岂知银河似也不愿弱了威风，见到来人如小山般撞来，立即迎掌推去。他见来人用的全是硬功，自己也不必多耍花招，

一掌便推向童震山。轰然一响，童震山没想到银河功力如此之高，已被震飞，倒挂而退。

这一接触，不但童震山吃惊，连向封侯和焦三绝也愣在当场。普天之下想一招震退童震山的人，恐怕不会超过十个，而眼前就有这么一个。两人心头一阵悸动，若处理不好，恐怕霸英堂将在劫难逃了。

焦三绝之所谓三绝，除了三绝剑和医术之外，另一项则为绝智，霸英堂之所以屹立江湖数十年不倒，是因为他运筹帷幄的功劳最大。他当机立断，出手迎敌，想试出来者身分，以便有所对策。

刺出短剑，三归一，一连三，剑连剑，绵延不断，尽将银河裹入剑影中。

银河但觉剑锋逼人，不甚好惹，躲闪数招后，猝然抽出短刀，凌空蹿起，引带焦三绝剑势上飞，随即又刺出七七四十九刀，刀刀点向三绝剑尖，就在最后一刀刺出之际，银河短刀已出手，直如流光闪电，撞得短剑偏飞，空门已露。银河又将短刀吸回，捣向两把短剑，只见得火光乍闪，叮叮锵锵，两人身形先是被剑光火光包围，随后炸开。只闻得焦三绝一阵惊叫：“流光幻影剑法？！”

焦三绝飘落地面，惊讶地瞧着还在空中飘浮，慢慢落下的银河，心潮起伏，久久不能平息。

他立即追问：“流光剑仙是你什么人？”

银河飘落地面，呼吸有点加速，和焦三绝这种武林高手过招，不劳点心力是骗人的。他淡漠地说道：“流光剑仙和我相差近三百年，他会是我的什么人？”